



>> 曹雷/著

远去的回响

六十部译制片配音笔记

YUANQUDEHUIXIANG

上海辞书出版社



>> 曹雷/著

远去的回响

六十部译制片配音笔记

YUANQUDEHUIXIANG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去的回响:六十部译制片配音笔记/曹雷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8
ISBN 7-5326-1963-X

I. 远... II. 曹... III. 译制片—配音—经验—中国 IV. J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7764 号

出版监制 张晓敏

责任编辑 金 柯

装帧设计 杨钟玮

远去的回响

六十部译制片配音笔记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6 插页 1 字数 200 000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100

ISBN 7-5326-1963-X/G·618

定价: 2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55043115

女人乙

曹雷

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

在剧本上，

你叫“女人乙”

——一个符号而已。

银幕上，

你一闪而过，

三句台词，一声笑，

再没有人将你提起。

只有对于我，

你是如此重要，

生怕稍稍的大意，

你就会毫无色彩地逝去。

三句词，十遍八遍琢磨你的语气，

你的年龄？

职业？

性格？

你曾有过的经历？

一声笑，为何如此短促？

是冷漠？

是讥讽？

还是自嘲中带着悲凄？

三句话的背后

应该有你的一生；

短促的一笑，

多少也展示了你的命运！

那么，

把谜底给我吧，

这些你不该对我保密。

至少，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扮演你的人，

我，

该是你唯一的知己。

银幕暗了，

场灯亮了，

走出影院的人们，

也许，

已经不再将你回忆。

只有我

——是啊，只有我，

永远不会忘记，

在话筒前的生涯中，

有一个……

有一个“女人乙”！

——在影片中配一个群众角色

“女人乙”有感

自序

我向来喜欢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的作品，喜欢他的文笔，喜欢他的长篇和短篇。

最近重看了他的短篇小说《质量》，忽然引发我长久的思索。

《质量》写的是一位老鞋匠，和他哥哥一起，开了一家制作靴子的鞋铺。他只定做，不卖现货。只靠口碑，不作广告。他会把来店做靴的顾客脚反复摸捏透了，画出样子，再用最好的皮子细细加工。

“这可是艺术！”他说。

他做一双靴子的时间，比成批的机器制作的靴子要长得多，但是穿他做的靴子，无比舒服。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合脚，他会要求退回重做，做不好，不收顾客的钱。不过因为每一双都保证了最好的质量，很久都穿不坏，到他那里定做靴子的人，常常要过很久才会去再做一双，所以他的顾客不可能很多。

随着机器制鞋越来越发达，老鞋匠竞争不过别人，但他仍对那些从百货商店货架上买来的鞋不屑一顾。“破烂儿！”他说，“这些大公司一点自尊心都没有……”

店铺从两间门面缩小到了一间。他哥哥想不开，抑郁致死；但他，还是一丝不苟地为上门的顾客做最好的靴子。这是他完成的艺术品，是他终生追求的一个梦。他把买面包的钱，拿去买最好的皮子，做出最好的靴子，他在这中间倾注的是他的灵魂。

最后，当作者收到定做的四双最上乘的靴子以后不到三星期，老鞋匠死了。



① 70年代的曹雷

② 80年代的曹雷

他是饿死的。

.....

重新看完《质量》，我久久地愣在那里。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译制配音。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直干到退休，退休以后也未曾停歇，直至今日。当初，正是因为喜爱这门艺术，我跨进了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大门。和许多上译厂的前辈一样，没想到靠它出名，也没指望干这行发财，全是出于钟爱，兢兢业业，把译制配音的每一部电影当成一件艺术品来做，投入了自己的感情，投入了自己的心血和多少年的生命。

全身心的投入，也确有丰厚的回报，那就是留下了一批经得起流逝的时光冲刷、淘洗、考验的经过译制的电影和电视片。它们留在了观众的记忆深处，从当时的年轻人，到今天的年轻人。

当中国越来越向世界开放的时候，当国际间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的时候，我们曾迎来译制片的黄金时期。不同国别、不同风格的影片，让我们大开眼界。我甚至译导过来自丹麦、新西兰、泰国、叙利亚的电影。

但是，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的大潮，也冲击到了我们这个小小的角落。越来越多的市场需求，需要越来越多的译制工作者。竞争开始了。



① 90年代的曹雷
② 曹雷近影

市场需要成批加工的鞋子。很少有人再想着去定做一双皮靴。

我甚至看到过,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不再需要翻译者在译剧本时细细琢磨。导演不做口型本照样可以找演员来配音。演员不看全片照样可以配戏。至于研究影片风格、人物个性等等,根本没有这个时间。“搞艺术”成了讽刺语,“赶场子”才是配音演员的正常生活。

上映期的限制、工作周期的缩短、影片中技术含量的增加,也逼得我们非加快节奏不可。

老一辈译制工作者几十年来积累下的一整套严谨、科学的创作方法,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尽管还有人努力在新的形势下摸索道路,努力在适应,包括我,也努力地想在这快节奏的工作中跟上“时代的步伐”。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坚持精耕细作,几乎比在当年物质条件匮乏、生活水平低下的情况下还要困难。

译制片肯定不会消亡,但是“译制艺术”呢?……

我一点没有责怪哪个人的意思,也许这是大环境使然。正像那个老鞋匠,一定要把制作皮靴当成艺术品,最后只能饿死。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最初,正是把译制影片当作艺术创作,才爱上这一行的。因为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带给了我无限乐趣,充实了我的生活。这是无法用金钱、物质来衡量的。一旦失去了这种创作乐趣,失去了心中追求的梦,让每天进棚开口录音沦为一种流水线式的机械加工,成了一种单纯的挣钱手段,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记起一件事:那时我们每天录音,都会在演员候场室墙上贴一张表,表上是每一班的录音计划。每当棚里录完一段,现场剧务就会把表上标出的那一段划去。有一次,演员施融看着表,感慨地说:“这每一段,都是我们的生命啊,每划去一段,意味着我们的生命也就短了一截。”也许他说这话一半带着玩笑,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深一层想,既然付出了一段生命,又没能做一些有意思的、自己觉得有趣的事,走进录音棚,连录的是什么戏,配的是什么人物都没弄清;走出录音棚,既没给自己,也没给观众留下一些什么,那,岂不是在糟蹋自己的生命吗?

我确实很矛盾,也很困惑。

但是,近来在观众中间掀起的对上世纪八十年代译制片的怀旧热,老前辈苏秀的书《我的配音生涯》又售得那么火爆,这着实让我感动了一把。只有艺术品,才有收藏价值,观众是需要艺术品的。好的译制片观众自会收藏,收藏在书架上的碟片里,更收藏在他们的记忆里。那些影片的声音,仍在他们心里回响。

这样,我才有了写下这本书里的那些文字的勇气。我重新阅读了那些年断断续续留下的笔记,把它们整理出来,只是想告诉人们,有那么一个时期,有那么小小的一群人,成天躲在不见天日的录音棚里,琢磨着怎样把一部部外国的电影和电视剧,尽可能完好地、用人们听得懂的语言奉献给中国的观众。

时光不会倒流,时代不会逆转。

这只是当年的声音在我心中的回响,尽管已经渐行渐远。

“这可是艺术!”

在这本书即将发行的时候,我高兴地看到有一批年轻人正在努力地振兴译制事业,他们正努力地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作着新的探索,立志要在今天的环境中做出高质量的译制片来。我衷心祝愿他们成功!

CONTENTS

目 录

诗:女人乙

自序:这可是艺术!

第一章 “文革”期间的内参片

旁白:上译厂建厂史·劳苦功高的“漏音棚”

“杀”上译制片银幕——《罗马之战》/3

从干校农田跳到英国生活——《鸳梦重温》/8

《傲慢与偏见》的黑白版——《屏开雀选》/13

第二章 红红火火的八十年代

旁白:关于翻译

从《尼罗河上的惨案》说起——《阳光下的罪恶》/19

又一部姊妹篇——《啊,野麦岭·新绿篇》/24

似乎已心仪多年——《非凡的艾玛》/27

有幸为英格丽·褒曼配音——《爱德华大夫》/30

笑和哭,都是演员的基本功——《不朽的情侣》/34

生活在特殊时代背景中的人——《第三个人》/36

来的拷贝也是译制片——《威尼斯面包师的儿子》/39

让我想起《相见恨晚》和《坠入爱河》——《湖畔奏鸣曲》/41

本该属于潘我源的角色——《布加勒斯特的居民证》/44
配完之后才爱上了它——《蒲田进行曲》/46
配音者的声音是属于角色的——《国家利益》/51
历史·电影·钉子——《铁面人》/54
这事,我记一辈子!——《游侠传奇》/57
要说崇拜,我就崇拜她俩——《创奇者》/59
阿卡塔是条美女蛇——《神秘的黄玫瑰》续集/61
演员的搭配就像下盘棋——《黑郁金香》/63
对手好,配戏才有劲——《希茜公主》三部曲/67
难的是配出气质和风格——《总统轶事》/70
终于接触了梅丽尔·斯特丽普——《索菲的选择》/72
阿茜:男性刚强和女性柔情的统一——《姊妹坡》/76
配了一个女“铜锤”——《换房》/78
交织着欢乐和忧伤——《最后一班地铁》/80
接连当了两次老年痴呆症病人——《你还记得爱吗?》和《多叶之秋》/84
我的“女皇”、“太后”缘——《玛戈皇后》、《皇家狩猎》等/87

第三章 当上了译制导演

旁白:自力更生的导演队伍

难忘的“超人”——《超人》/93
伤脑筋的“涡轮里的转页”——《霹雳舞》/96
精雕细琢求“神似”——《斯巴达克斯》/100
大工程里的两次返工——《战争与和平》/108
配音为媒——《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12
一个艺术家堕落的悲剧——《靡菲斯特》/115
为苏联拍的美国西部牛仔片配音——《电影悲欢曲》/121

在片库“躺”了十几年的好片——《早安，巴比伦》/122

听说过“通心面西部片”吗？——《金钱与仇恨》/126

它让我的征文获奖了——《案件》/128

“福尔摩斯是个大草包！”——《福尔摩斯外传》/132

难得的后起之秀——《我的左脚》和《女人的香味》/135

戏说历史，戏说小说——《三剑客·二十年后》/141

跟一群半大小子打交道——《银白色的奖章》/145

有时也得当回剪辑师——《侠魂倩影》/147

关于一个时代的解释——《爵士之王》/149

新鲜的面孔 新鲜的声音——《生死时速》/152

向福乃什和克吕什致敬——《美食家》/155

第四章 这样特别的片子，我们也配过

旁白：邦巴拉语版的《红色娘子军》· 大人配小孩

流“哈喇子”的小皇帝——《天书奇谭》/159

配美国人演的中国戏——美国版舞台剧记录片《家》/161

绝无仅有的沪语译制片——《耶稣的生平》/164

从没这样做过剧本——《“天堂”谋杀案》/167

沪语变成普通话也是一种“译制”——《孽债》普通话版/169

一段奇怪的缘——《血色童心》/173

第一次配国产外国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76

接触迪斯尼——经典卡通版《101花斑狗》/180

做迪斯尼的“出口片”——《玩具总动员 I》/183

一部像音乐剧的卡通片——《钟楼怪人》/187

一场友情，一段遗憾——《铁道员》/193

第五章 开辟“第二战场”:译配电视剧

旁白:关于译制影片

寻找女巫的声音——《亚瑟王》/199

尝试配老外婆——《血的锁链》/201

轻松的气氛配轻松的戏——《三口之家》/203

它随陈叙一而去了——《是,大臣!》/205

结局是无关紧要的——《鹰冠庄园》/207

快乐的“配音家庭”——《快乐家庭》/212

陈叙一和雷长惠的绝响——《黑暗的公正》/216

好演员的戏配来也顺——《大明宫词》/219

第六章 配音、译导经验谈

扯扯我的译导工作/225

译制配音创作规律初探/228

语言艺术在表演中的功能/233

诗:我最喜爱的时刻/239

CONTENTS

“文革”期间 的内参片

【旁白—上译厂建厂史】

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前身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翻译片组。那时东影（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已经开始了译制工作。1949年末，陈叙一任组长，加上两位翻译、两位导演共5人，搭起了上影翻译片组的班子。成立时，这个“组”一无场地，二无生产设备，三无人员，陈叙一是个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刚开始，以为能讲普通话的人，就能配音。工作起来很快证明这是不对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翻译片组从导演、演员到剪辑、录音、放映等技术人员，很多是从上影轮流借用的。这种情况直到1957年翻译片组改建为上海电影译制厂，打出独立厂牌，才有所改变。

曹雷摄于1971年



上海电影译制厂,明年是它的五十“大寿”。其实,在上译厂建厂前,上海已有译制组,已经译制了不少影片,只是那个组从属于上海电影制片厂。打出独立的厂牌,那是1957年。

那时候,我还是中学生,却是个译制电影的忠实观众。没钱进大影院,小影院的学生场,我是必看的。喜欢的影片,两遍、三遍都看不够。配音演员的声音,也就深深刻在记忆中,不会磨灭。

那时的外国电影,当然苏联的居多,但是东欧各国,像匈牙利的《牧鹅少年马季》、波兰的《华沙一条街》、民主德国的《马门教授》;西欧各国,像英国的《百万英镑》、《罪恶之家》,意大利的《警察与小偷》、《罗马十一点钟》,法国的《勇士的奇遇》,西班牙的《影子部队》、《马歇尔,欢迎你!》;还有印度的《流浪者》、《两亩地》,日本的《战火中的妇女》、《二十四只眼睛》,墨西哥的《勇敢的胡安娜》、《生的权利》……回想起来,声音萦绕于耳,画面历历在目。

不过,那时没有美国片。我们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更没有文化交流。

到了1966年,这些国外的影片也都绝迹了。上译厂的所有人员,或下干校劳动,或进牛棚接受审查,和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

没想到,从七十年代初起,上译厂的人陆陆续续回到了厂里,接受了一项从北京来的“特殊任务”——译制内参片(指不对外公映,只供有关部门和领导内部研究参考的影片)。为什么译制?给谁看?当时都不得而知,也不便打听。这样的任务多起来时,上影的部分演员也会一起去参加。

我与译制片的接触由此开始。

我的配音笔记的第一页,是一部叫《罗马之战》的影片。

“杀”上译制片银幕——《罗马之战》

对于我来说,这部电影是艺术道路上的一个新的起点。我当过戏剧学院的表演教师,当过舞台上的话剧演员,也当过电影演员。忽然有了这么一个机会,让我走进了译制片的录音棚。

1971年夏,那还是在被称为“浩劫”的年代。我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的演员,正在烈日下的农村干校里“改造”自己,意外地接到工宣队的通知,要我回城到译制片厂参加配音。配什么片子,片名是什么,要我配什么,那时都是“保密”的。我什么都没问,收拾一下随身衣物,就“上来了”。

在干校,除了劳动,就是没完没了的批斗、运动,整日处于惶恐不安之中,不知何时是终日。忽然要去配音了,而且不是配反映运动的新闻片或记录片的旁白,而是去译制片厂,无疑是配外国片了。终于又要接触艺术了!这在我,就像饥渴已久的人,将要面临一顿大餐,虽连气味都还没闻到,一路上却已兴奋难抑。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最高权力集中在“中央文革小组”手

【旁白一劳苦功高的“漏音棚”】

上译厂最初的“家”建在万航渡路618号。1950年在那里三楼屋顶平台上建了一个录音棚。设备全是从解放前的老电影厂接收过来的破烂货,有的还是二三十年代的“老爷货”,比现在家庭用音响设备还差许多。因为建筑材料简陋,外面马路上叫卖声、汽车行驶和喇叭声“声声入耳”,下大雨、打雷时就得停工。录音时门外有人打个喷嚏,就得重来。因此,这个录音棚被大伙称为“漏音棚”。



配音演员苏秀近影

尽管如此,从1950年到1977年的27年中,几百部外国故事片、动画片、纪录片,几百部民族语版、地方语版、地方戏曲片的普通话版,一大批英美三十年代资料片、中译外输出版片都是在这个“漏音棚”里完成译录的,其中包括《乡村女教师》、《王子复仇记》、《白痴》、《白夜》等译制片精品。

1977年,上译厂在永嘉路383号建了新厂,终于有了一个配空调、强吸声的较先进的录音棚。目前,又迁至更现代化的广电大厦,录音设备世界一流,能译录世界上任何高科技制作的影片。

里。尽管全国老百姓只能看八个样板戏,“中央文革”的成员,却要看很多的“内参片”。于是,从1970年开始,上海的译制片厂就忙起来了。不单厂里的翻译、演员忙了,就连当时受了审查刚刚“解放”的创作人员也召了回来工作。我记得厂长陈叙一(翻译兼译制导演)、演员邱岳峰和卫禹平都是这样来参加工作的。有的片子,人物众多,原译制厂的演员不够,就把上影的演员也召集来参加配音。

和我一起“上来的”还有高博、康泰、仲星火、林彬、中叔皇、李兰发、徐阜等演员。我当时猜,这一定是部“大”片子。果然到了厂里,才知道片名叫《罗马之战》,共有上下两集。

但是进厂门第一件事,是学习保密条例,决不允许把影片内容向组外的人泄漏,剧本也不许带出厂,连片名都是保密的,对外就称“017号”。

这是一部好几个国家合拍的电影,故事讲的是西罗马帝国行将没落时期,北边来的哥特族人与东罗马帝国之间为争夺罗马,用各种手段进行斗争的故事。演员阵容很强,有德国的、意大利的、美国的,还有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也不乏大牌明星,像奥森·韦尔斯等。但是多年来与西方电影处于隔绝状态的我们,对这些演员一点也不熟悉。

我们拿到的剧本只有几页纸。原因是,从大家看见片子开始,到翻译出来、做好口型本、配好音、做好素材、合成好、送到北京,一共就给9天。只好翻译一面译,我们一面配,台词都是一篇篇送到演员手里的,真像现煮的饭,还“烫嘴”呢。

我是第一次参加故事片的译制工作(1970年曾到译制厂配过一部专题记录片的旁白),一切都很陌生,也很好奇。为什么我们拿到的配音本,念起来与原片口型长短都会那么合拍?正式录音前,导演与翻译在一起忙着做些什么?我那时正怀着六七个月的身孕,还腆着大肚子偷偷跑去初对间看他们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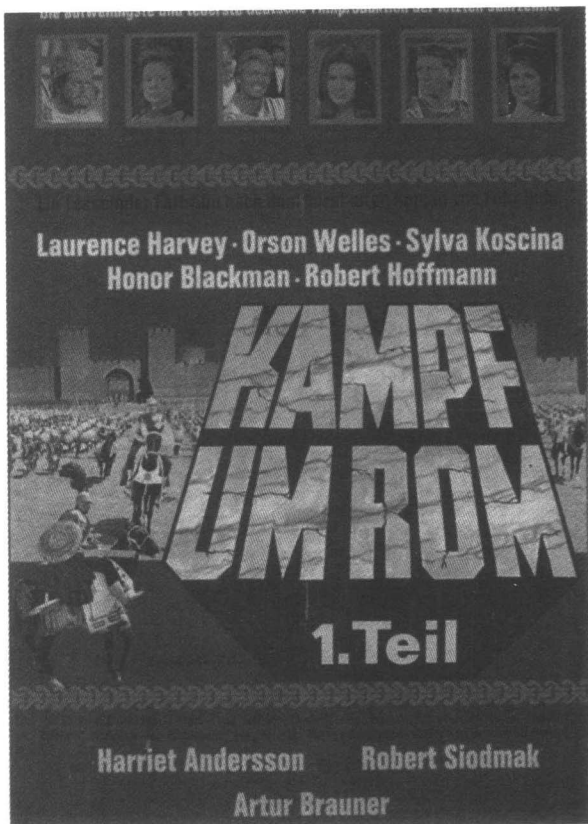
我这才明白，原来翻译好的台词，意思是对的，却不能直接交到演员手里配音。还需要译制导演和翻译一起，加上一个专门数口型的口型员，把原片人物说话的口型一句句数下来，看看能填上多少汉字，再把译好的话意，按数好的口型字数编成长短不同的台词，这样做好的台词本才能交给演员；演员按原片对白的节奏念出整理过的台词，才能与原片的口型对上个八九不离十。这个过程，大家叫它“初对”。而且我还发现，这“初对”中导演与翻译讨论的不仅是口型问题，更多的是在研究怎么把中文台词译得更准确、更精彩。这部影片里出现了好几个国家的语言，请来的翻译还有外语学院的好几个语种的老师。我看他们一会儿沉思、一会儿争论，学问大着呢！

9天时间实在太不够了。但是在那个时期，“中央文革”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于是，9天工作时间就意味着9个白天加9个夜晚没有休息地连轴干。担任译制导演的陈叙一，这些天里只睡了几个小时，最后累得完全失声，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了。

当时译制厂的工作条件真是很差，一个小小的录音棚，里面既没空调也没通风设备。那年夏天，天气异常地热，棚里只好放几块大冰块，让它慢慢融化降降温。因为要通宵干活，演员们都住在厂里，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有一两个小时没自己的戏，就会拉张席子，找个凉快的地方，躺下就睡。有时在棚里陪着陪着就会打瞌睡，厂里就准备了冰咖啡、冰茶、冰酸梅汤，装在三个热水瓶里，管够，喝得我们胃里直泛酸水。

我虽怀着身孕，还是跟着白天黑夜地干，脚脖子肿得跟腿一样粗。

记得配“枢密院”的一场戏，我得和几位配大臣的男演员你一言我一语地搭戏。录音棚里只有一个立式话筒，我们五六个演员都挤在话



《罗马之战》海报